

人生的道路

洁 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I 206.7/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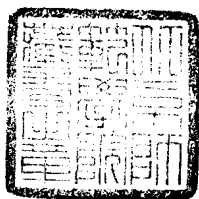
人生的道路

洁 泯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9370



上海文艺出版社

869370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曹辛之

人 生 的 道 路

洁 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84,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500册

书号：10078·3244 定价：0.79元

前 记

自六十年代初，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试写着一点文学评论的文字，十年动乱中乃不得不中止，近几年又试写一点。这个集子，便收着这些时间中的文章。现在回顾起来，不免觉得汗颜，文章的什九自己是不满意的；或者说，它就如一阵过眼云烟，不会给人留下多少印象。编这个集子时，自己实在感到太不满意的，就舍弃了。自然，留下的也并非都是可读的文字，但作为记叙一时期文学论坛上的风云变幻，当作一种文学资料，印出来看看，似乎也并非算是完全糟蹋了纸墨的。此外，另一些论文之所以不收，原因不外是当时受“左”的思潮影响较深，于今看来，论点是错误的，有的文章至少是观点极为片面的。为不使谬种流传，那些文章无疑是应该摒弃的了。

本书共分为四辑。第一、二辑是十年动乱前所写，第三、四辑为粉碎“四人帮”后所作。内中第一、三辑都属评论作品的文字，第二、四辑则为论文。编定这个集子的工作中，承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的热心合作，又承美术家曹辛之同志作封面装帧设计，在此一并志谢。

作 者

一九八一年除夕

目 录

前记

论艾芜的创作道路·····	1
略谈鲁迅散文诗的艺术特色·····	14
谈杨朔的几篇散文·····	25
略谈《三家巷》的艺术风格·····	45
谈《苦斗》的几个特色·····	49
《山乡风云录》散论·····	63
人不怕鬼 鬼就怕人·····	74
——读《不怕鬼的故事》	
风格杂谈·····	80
略谈山水诗与阶级性的关系·····	86
创造更多更美的艺术风格·····	94
——兼论《三家巷》的艺术风格	
题材问题小议·····	104
谈“对话”·····	109
谈偏爱·····	113

谈含蓄·····	115
革命的现实主义力量·····	118
——读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的若干短篇小说	
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	127
——谈一九七九年若干中短篇小说	
谈王蒙的近作·····	138
人生的道路·····	145
——评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开掘生活的美·····	160
——读理由的报告文学	
现实主义的新探索·····	168
——一九七九年全国获奖短篇小说读后漫评	
探求、创新和现实主义·····	178
——一九七九年小说出版的评述	
谈茹志鹃的近作·····	188
向现实的深度开掘·····	203
——评一九八〇年若干短篇小说	
在时代的声浪面前·····	226
——评一九七七——一九八〇年的若干报告文学	
文学是真实的领域·····	236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251
放手写各种生动的人物·····	256
真实、倾向性及其它·····	261

论艾芜的创作道路

艾芜的小说,从《南行记》开始,就充满了愤然,昂然,他专心一志描绘的,是人世间的幸,是旧中国土地上的灾难。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走上坎坷的人生旅途的作家,他自己的境遇,就是一部饱经忧患的辛酸史。从那时候起,数十年如一日,他的笔就几乎没有离开过破碎的现实世界,没有停止过对千疮百孔的旧中国罪恶势力的揭露与鞭挞,解放以前他的大量作品,足证他是一个坚实的现实主义作家。

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成长和发展,看来并不是偶然的,倘若探究起来,我想,大约不外乎有几个方面的渊源。其一,作家的生活一定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上,他对现实的认识,对于把握和捕捉现实世界的形象,可能会有片面和失周的地方,但是巨大的现实威力,迫使他不能不去描述生活的真实,去挖掘激动人们心灵的东西。其二,在复杂的生活里面,始终存在着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美和丑的矛盾,一个作家对它们的认识,尽管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但是其中正义的和进步的思想力量,大抵是激动了那个作家的,因而也就构成了他的作品

的倾向性：同情正义和进步的这一边，去揭露旧制度的坏处。其三，他们的同情人民，抨击不正的权力，往往是因为熟悉了腐朽者的底蕴，或者是明白了旧社会底层生活的时势的缘故，所谓“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①，因而他们的笔，也就能强烈地激起人们的爱和憎。其四，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给了他们以深刻的影响，他们从中得到了借鉴，得到了教益，没有那种承继关系，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倘若拿这几个方面的因素，用来考察艾芜前期的作品，我想，于理解他的创作道路的发展，可能会有一点用处。

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最大的功劳常在揭露人生这一方面。这也容易明白，旧社会最大量的现实，是剥削，是丑恶，是灾难，作家如果回避这个现实，那末还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呢？艾芜于从事创作活动起，就不愧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是执拗地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上的，一切虚无缥缈、空中楼阁的幻象都与他的小说无缘。他在《南行记》的序文里面说：“那时也发下决心，打算把我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绘了出来”。可见，生活的力量，已经迫使他非写出来不可，而且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住他要写出来的念头。在他的自传体的小说中可以看到，连生活上吃穿也顾不到的时候，还是不免把它当作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的。一点也不奇怪，一开始他就象怒涛一样倾泻着自己不幸的遭遇，一本《南行记》，吐露着人间的辛酸事，新愁旧恨，如千斛泉随地奔突而出。《南行记》是一部流浪者的手记，象《人生哲学的一课》，表现流浪者濒于绝境的遭遇，确是

^① 《呐喊·写在〈坟〉后面》。

十分凄楚的。然而作者要求倔强地活下去的欲望，直如长夜中的一声呼啸，让人产生出希望和勇气来。

不消说，作者的表现社会，起初是出于一种不平，是一种朴素的生活的实感。在小说里，对生活在深山中的孤寂的穷苦老人，他同情过，象《松岭上》、《瞎子客店》中所写的；对无依无靠的走在天涯海角的流浪者，他寄予了无穷的叹息，象《海岛上》、《山峡中》所出现的人物就是；自然，象《左手行礼的兵士》里所勾勒的人物，是更其深刻的了，那个老实的士兵，在反动军队里几次受伤，懦弱可欺，逆来顺受，最后终于行乞于市廛，那形象，于揭示丑恶的现实，十分之深沉，看来正是作者当杂役和门房的时候，目击了无数个人物之后而凝结起来的影子罢。至于对吮血者的诅咒，对鸣鞭者的憎恶，不消说是更为明显，几乎是溢于言表的了，象《欧洲的风》里面的龙老板，《海岛上》中间的胖商人，在作者的笔下，那些狡猾的嘴脸，阴险而刻毒，正是一切罪恶势力的代表。作者的不平之气，在他前期作品中是最能发出光芒的东西，到了《我的青年时代》、《我的旅伴》问世后，更直接而朴素地用生活的素材，抒发那种愤然的情火了。

然而那不平的动机，大抵还是出于一种朴实的正义感，作家从现实的直感中摄取了真实的生活形象，“感物吟志”，“不平则鸣”，于是形成而为艺术了。这些作品的战斗作用，于当时说，是投枪，是利刃，是一点一滴地给了读者以思想力量的。自然，那思想力量，往往也只是止于愤恚而已，还不能把人们的思想力引向一个斗争的世界里面去。

这里应该看出，在艾芜前期的一部分作品中，表现出了对于现实世界认识上的某些朦胧的观念，有的时候，作品只是抓

住了生活中一点表面的东西，仿佛是游弋在一泓湖水中，抓到的只是几片浮萍一样，那些生活形象，很可能是作者在实际生活中经历过的，但其实并不重要。也有的时候，在描述底层生活时，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同情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不充分的。

自然，在写作那些作品的年代，要求作者彻底地表现出人民的疾苦和他们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于当时客观环境的限制说来，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说，不应当向作者提出不切实际的责备。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从艺术本身看，我们在作者从事创作活动十年左右的前期的某些作品来说，的确出现虽然暴露了现实但是还缺乏斗争力量的弱点。

长篇小说《故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者是企图绘出抗战时期后方城乡的生活面貌的，但是除了一点散乱的故事以外，没有表现出尖锐的斗争画面，因而其中的人物也是不鲜明的。中篇小说《芭蕉谷》中那个主角老板娘的悲剧，也并不能引起人巨大的愤懑，似乎因为她最后错嫁了一个流氓，终于招致了最后的灾难，故事本身并不能打动读者的心灵。短篇小说《手》、《回家》，仿佛都有这一个共同点，停留在描绘生活真实性的表面上，固然这也并非是毫无意义的，那两篇也抨击着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然而从时代的要求说来，却远远地不够：不原谅妻子的丁永森的类型并不是生活中的魔爪，而被摸了手的五婶也并非是可同情的被侮辱者。作者在处理这一类生活题材和人物形象时，大抵是停留在事情的表面，没有同无限生动的时代感结合起来，终于使得那一些作品不能闪出激动人心的光彩来。

当作一个缺憾来看，在艾芜前期的某些作品中，是存在

的。有人分析过这是自然主义的倾向，这个说法，恐怕未必是确切的。按照拉法格对自然主义的分析，他认为“根据这种理论，作家应当完全站在旁观的地位，他接受某种感觉而加以表现，不能超过这个限度，他不应当分析现象和事变的原因，也不应预告它的后果”^①。然而艾芜的前期作品的基本倾向，却并不是“旁观者”，作者要表现的和作者自己的感情也远远超过了纯客观的限度，从这一点看，不是自然主义的。但是问题在于作者发掘现实的深度还毕竟有限，因而作品的现实主义水分是不够饱满的。

不妨还可以举几个例。例如短篇小说《荣归》，作者写出了生活中激荡的场面：被迫去当兵的罗得胜，随着兵队回到了故乡，他想复仇，他想援救朋友，但是兵队的官长同自己家乡的仇人，竟勾结了起来一起压迫农民，他的复仇的想望非但不能实现，朋友阿土也被抓起来了，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那种在苦难的日子里面求生不得和无路可走的情状，在《意外》中也流露着，其中写两个农民被抓去当壮丁后，想逃脱魔掌，又丧失了行贿的机会，终于无可奈何地叹息而已。小说于暴露现实的黑暗是有好处的，然而恰如走入了无底的深渊里面一般，竟透不出一丝醒眼的光亮。

在旧中国的年代里，这些生活现象自然是有的，但文学的现实主义的锐利性，在于透过现象去揭示本质，透过黑暗去预见光明。在这里，作者揭露了现实，也画出了敌人的嘴脸，但是常常到这里就停止了，如何站得更高一些，去看出斗争的出路呢？罗得胜、老张、老李，这些被损害的劳动人民，他们反抗的火花，如何不熄地在他们的身上燃烧起来呢？这在艾芜

^① 《拉法格文学论文选》第178页。

前期的创作生活的总的倾向中，是一个被提出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

可以断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不只是对当时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引起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就是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伟大的革命运动，是推动一个作家前进的最大的力量；而革命的理论思想的武器，则是一个作家把握方向的最可靠的指针。

在这个期间，艾芜小说的特色，逐渐出现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声浪，宛如在悲戚而沉闷的深夜里，响起了激荡天地的雷声一般，在作品里，一反先前止于沉痛和悲叹的境地，而生发出火热的气息来了。例如长篇小说《山野》，所写的人物，其实正是抗日战争中各个不同阶级的缩影，而革命的工农如阿勤、阿龙的全部生活和斗争，却预示了无限的希望。虽然他所描写的人物和地区并非出自革命的中心，然而到底描绘出了我们土地上的普遍的生气，把读者引向到一个向往革命的精神世界中去。

这时作者成功的作品，还包括几个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不论是《乡愁》、《暮夜行》、《都市的忧郁》、《流离》等等，都有着一股可喜的激励人心的力量在。《乡愁》里面的陈西生，就不再是《荣归》、《意外》中的影子了，不管陈酒坛子之流用多么毒辣的办法骑在他们的头上，在走投无路的日子，他们还终于喊出“路终归是有的”这样有力的声音。其中最激动的篇章，

是夜半酉生离开妻子和孩儿的时候，一面是凄楚的生离死别，一面是昂然的出走远奔，气氛依然是十分悲凉的，然而在眼泪中却包含着为生存的战斗，也孕育着希望的明天，这离别的结尾，也就不止是悲愤，而成为一场复仇的起点了。

《都市的忧郁》表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城市中以出卖血汗为生的城市贫民生活，满篇的氛围给人的是同情、焦灼，袁长生母子俩无休止地劳动的结果，是饥饿，是病痛，最后以儿子在黑夜中被拉去当壮丁，结束了这个悲剧。它的基调，同先前似乎还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它还毕竟是寄希望于沉痛的，因为这篇小說写作的年代，正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分崩离析的前夕，而袁氏母子的悲剧，预示了人们对于旧中国的绝望和诀别，从而也产生着破晓的渴望。

这同样的深意，也包含在《流离》这个短篇里。那个在农村已无法活下去的父亲，茫无头绪地进城找寻当轿夫的儿子，露宿街头，进退不得，小说所描述的艺术形象，正是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一个缩影。

如果说，《都市的忧郁》、《流离》是激愤多于理想，那么《暮夜行》却伸出了斗争的翅膀，而翱翔于读者的思想里边了。作者笔下的李百星，是一个坚强的追求真理者，是一个革命青年的雏型；苏岳林纵然有一点稚气，畏难，怨望，但在走向革命途径中的青年，那现象是不免会有的。从事革命实践，找到了自己的游击队，这样的作品在当时的年代里出现，不啻是一支明快的利刃，投向敌人的胸膛；又如黑夜中的一支火炬，照着人们干涩的眼睛。

在新的革命时期，艾芜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已经突破了原来的藩篱，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准。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

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①等重要的指示，一旦照亮了作家的心灵，便会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来。从这个时候起，艾芜作品的根本特点，是战斗，是昂扬，作品中先前的凄苦而沉重的基调，逐渐被刺眼的阳光所驱散，出现了一片晴朗的天空。我们所读到的，是陈酉生式的不顾利害的出奔，是李百星式的不畏艰险的勇毅，尽管作品中的这些形象，还不免有一些是朦胧的，然而它的震撼人心的音节，却是大足以益人的。

一个作家，从对于人世的不平进而到对现实的反抗，至于战斗，作品的现实主义内容从朴素进而达到了革命的高度，是什么巨大的力量促使了这种变化的呢？可以十分肯定地回答，是革命的巨浪及其产物《讲话》，所及时昭示出的革命的思想力量，它以无比的热情与说服力，感染着每一个进步作家的灵魂。

而艾芜的创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突进的。

在这个期间，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似乎是一个例外。这篇充满着热泪与呼嚎的力作，撕开了旧中国的帷幕，托出了全部穷苦女人的命运。最足以撕裂人之肝肠的，是周四嫂全家跳岩自杀的结局，这终于使小说只剩下了绝望与茫然。自然，故事的演变导致了那个悲惨的结局，是并不奇怪的，叫一个孤立无援的善良的女人，在地主恶霸最残忍的掠夺之下，弄得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时候，到哪里去找什么出路呢？跳岩也只不过是描绘了旧中国千百万农民所遭遇的万一罢了。然而，它又到底当作一种凄苦和悲愤的情绪留给了人们，无穷的怒火几乎淹没在最绝望的空气里，于艺术上说，也就减却了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05页。

斗争的力量。

但以后又出现了《石青嫂子》，看来是《一个女人的悲剧》的姊妹篇，这小说，仿佛是为了给人们茫然的思绪以一点弥补而写的罢。这一回出现的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农村妇女形象，屹然不动地站在人们的面前了。她的遭遇，几乎相同于周四嫂，然而她的气质却大大超越于前者，丈夫也同样被抓了丁，地主逼着她搬走，拔她的菜地，烧她的房子，在无理可喻的践踏底下，掩映出了她的可贵的斗争的性格来。她敢于挺起胸膛走上有着无上权力的吴大老爷门口去呼叫，敢于向一切人去诉说自己的苦难，但是一切都没有用了，最后只能一家大小，背着抱着地离开了家乡。读来不禁有悲愤之感，然而却充满了生存的希望，“不论啥子艰难困苦，我都要养大他们的！”“等桔子柑红的时候，我们就回来”！石青嫂子的声音，就是她于悬崖的绝处迸发出来的倔强的反抗精神，恰如一朵嶙岩间陡然出现的奇花，迎着山风的吹打而益发显现了她的鲜艳和刚健。这里，《一个女人的悲剧》所未曾达到的，从《石青嫂子》得到了完成，得到了完美的升华。这就不能不看到，作品的现实主义光辉，在灾难深重的黑暗的生活里面，发出了强烈而耀目的光亮。

三

解放以前，艾芜是一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的。“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①，这就终于限制了作家表现劳动人民的机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15页。

会。虽然如此，艾芜还是写了不少关于农民生活的好作品。到解放以后，完全改变了此种情形，他在《夜归》的序言中说：“我不能不庆幸终于得到了解放，能够自由地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朋友。”此后的生活，几乎一直是活动在工农中间，写出了不少短篇和有名的长篇《百炼成钢》，从此，作者的创作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生活带来的欢欣的气息，很快地感染了作者，也使得作者的风格由先前的沉郁趋于清朗与轻快了。在这个时期里，艾芜的创作洋溢着一种快活的情意，短篇集《夜归》所收的作品，几乎都带着轻快的特色，连《百炼成钢》也是充满了生活的欢乐。固然，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在生气勃勃的时代里面，一个作家得到了要想写什么就表现什么的最充分的自由，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可贵的呢？但是，有了写作的自由，也并不等于就能写出好作品，更加重要的事情是，作者进一步地实践了《讲话》的要求：“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①看起来，艾芜是切切实实在做的。如果没有这些教导和作者艰苦的生活实践，就不能设想他在解放以来创作上所达到的新的成就。

从艾芜作品中出现的人物，无不具有当了主人翁的人民的新面貌。因为作者善于观察人，善于描摹人的心灵，对那些不同的新人物，都各个赋予了不同的性格。一样是写青年人的恋爱，《雨》中间的徐桂青，就有别于《夜归》里面的林云的面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17—818页。

目。前者于心理描写中突现出一个少女无邪的心灵；后者虽然也写了偶遇，笔墨的点染固然着力于男主角康少明的居多，但那个林云姑娘的神情，矜持而不失天真，就不象徐桂青那样沉静和善感了。《百炼成钢》中的孙玉芬，她的明朗的性格，也宛然在目，她爱秦德贵的深意，真挚而不外露，然而在她潜在的精神活动中，大抵是隐约可辨的。她于处理张福全的无理取闹时，有主意，有方法，看得清，站得稳，是一个有出息和有见地的姑娘。

然而最可喜的是写工人形象中健壮的精神色彩的一面，其中有平凡然而崇高的东西，也有惊心动魄的闪光。《新的家》中的魏振贵，《剪刀》里的柳明章，《输血》中的郭琳，这些新时代的人物，作者都给他们描下了一个鲜明的轮廓。有的只写了工人生活的一角，有的写了钻研技术创造时的苦学精神，也有写了关怀同志的无私的高尚的情操，笔墨不同，然而斑斓瑰奇，各自描画出了一幅幅奇妙的艺术景象，给短篇小说的题材多样化开辟了一个广阔的世界。

艾芜在解放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品，自然是《百炼成钢》了，这是作者生活于工人里面的一个重大的收获，也是实现了作者平生愿望的一个开始。在解放以前，他只能在工厂门口去等候工人们，找偶然的机会谈谈话，即使是这样，有一次竟被特务抓起关进了监狱（见《夜归》序）。而现在，居然写成了已经当了主人翁的工人的作品，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百炼成钢》也确是一部好作品，其中秦德贵、袁廷贵、张福全等工人形象，表现了生活中先进与落后的深刻矛盾，生活的洪流在汹涌向前地行进中，总不免是迂回曲折的。作为主流而出现的秦德贵，这面生活中的旗子，以巨大无比的生命力冲击于大流